

凡人微光，星火成炬，一场惊心动魄，无数平凡人挺身而出的生命救援接力正式拉开帷幕。国庆档电影《平凡英雄》由陈国辉执导，游晓颖编剧，李冰冰、冯绍峰领衔主演，黄晓明友情出演，林永健、张一山特别出演。影片由“救助救治新疆和田断臂男孩”真实事迹改编，讲述新疆和田7岁男孩小麦因突发意外导致右臂断裂生命垂危，在8个小时的黄金接臂时间里，一家人要穿过拥挤的市集，赶上当晚最后一个航班飞往1400公里外的乌鲁木齐，全疆最好的血管医生正在那里等待着这个男孩的到来。

电影《平凡英雄》是继《烈火英雄》《中国机长》之后，“英雄系列”的第三部作品。与《平凡英雄》一样，《烈火英雄》《中国机长》也有真实的人物原型或者真实事件为创作背景，但《平凡英雄》独树一帜的地方在于两点，一是影片中的英雄都是凡人，做了凡人能做的事情，他们都是平凡的英雄；二是《平凡英雄》在“凡人成长”之外，影片的呈现形式类似于纪录片，这种类纪录片式的表达让影片直逼现实，能够让观众全程揪着心“沉浸式观影”。

首先看惊心动魄的故事行进过程中，平凡英雄的个人成长。

8个小时看似很长，但是对于这段1400公里的路程来说却太短了。而且每超出一分钟，接臂手术的成功率都会大大降低，甚至连生命安全都难以保证。8小时的紧急救援，符合类型电影“通关”的常规设置。每一个环节的普通人的表现，都各不相同。

比如，在小男孩小麦生命攸关的紧急时刻，第一个矛盾点在集市上，断臂男孩所坐的汽车要经过拥挤的街道非常困难。关键时刻，本来怒气冲冲的一位路人，大声为他开辟出一条道路；第二个矛盾点在去往和田医院的路上，断臂男孩所坐的汽车不得不逆行，交警协调交通帮他节省了5分钟；第三个矛盾点，汽车到达机场，但和田当天去往乌鲁木齐的最后一个航班已经准备起飞，机长调整航线申请直飞乌鲁木齐省出了17分钟，而在乌鲁木齐机场塔台待命的工作人员各方调配下，飞机停在了离出口最近的位置，又省出了几分钟。最后算下来，整个过程省出了二十多分钟，而男孩是在第7小时45分钟才完成的手术。

在这8个小时的救援旅途中，只要有一个环节无法配合，或者有一个人没有伸出援手，那这个小孩子的手臂甚至生命可能就保不住了。

平凡英雄的个人成长，存在于各个环节。当晚飞机满员，如果断臂男孩和哥哥乘坐这个航班，飞机上必须有乘客下飞机让出座位。在寻找座位的过程中，先是没有人愿意下飞机。关键时刻，一位之前看起来非常叛逆的年轻人站了出来，拉着自己的父母下了飞机，为断臂男孩和哥哥让出位置。

航班乘务长燕姐也经历了自己的心理成长，面对用冰块包裹的断臂，李冰冰饰演的燕姐也曾害怕。飞行途中，断臂男孩病情突变，在找不到医务人员的情况下，燕姐克服害怕心理，为断臂男孩重新进行包扎。在孩子遭受极大痛苦的时候，燕姐一直抓着孩子的手说“妈妈在”。燕姐也是一个孩子的妈妈，她的孩子同小麦的年龄差不多。每次飞行回来燕姐都要给孩子带个小礼物，这次她把给孩子带的恐龙送给了小麦。

这个过程中，心理成长变化最大的“平凡英雄”，是张一山饰演的医生刘锐。刘锐原本是和田医院的一名医生，因为一次手术中没能挽回病人的生命，刘锐陷入极度的心理自责，并因此从和田医院辞职准备返回乌鲁木齐。刘锐也同断臂男孩坐了同一个航班，当断臂男孩小麦在飞机上需要医疗救助时，仍处于自责中的刘锐一度不敢站出来承认自己是医生。历经波折，在小麦呼吸困难时，刘锐终于站出来帮小麦解决气胸的危急症状。从陷入自责不能自拔到在飞机上勇敢挺身而出行使医生的职责，这次旅程不仅是救助小麦的飞行之旅，也是作为医生的刘锐找回自信的过程。

其次看影片的类纪录片式表达，以及由此带来的“沉浸式观影”。

电影中扣人心弦的一幕幕都真实发生过，每一位人物也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原型。可以说，从孩子受伤的那一刻，影片给出的紧凑的节奏，让观众的心一直被剧情揪着。

为了还原真实救援的惊心动魄，《平凡英雄》用接近纪录片的形式展现了这场救援行动的争分夺秒。剧组1:1精准还原当时航班的机舱，重新搭建医院手术室场景，再现当时和田、乌鲁木齐的路况，让观众仿佛在亲历这场救援，紧张与急切的心情油然而生。创作过程中，陈国辉导演用两个月的时间重走了这条长达1400公里的生命之路，细致采访了每一位近距离亲历者，并从他们口中知道了很多没有被报道的细节。剧组还特别邀请了救援事件的亲历者，那些真正的平凡英雄进组指导，甚至本色出演。为了确保真实，影片的每一场戏都会详细请教人物原型当时的情景。不仅场景追求真实，演员表演也力求真实。在拍摄前，陈国辉导演要求每位演员都要针对角色职业进行训练，李冰冰参与了乘务员培训，表演时精准表现乘务员的每个姿势与语气；冯绍峰体验医生生活，从衣服细节到手术流程牢记于心；黄晓明参加了飞机驾驶模拟训练，熟悉机长的工作细节。

从场景到表演的类纪录片式表达，回归了演员体验生活的习惯。类纪录片式的艺术片，用最拙朴的表演方式呈现现实生活，让艺术离生活近些再近些，因为没有任何表演能比现实更真实。

作者简介：倪自放，主任记者，山东省签约文艺评论家。



电影《平凡英雄》海报。

《平凡英雄》：类纪录片式表达更真实

◎ 倪自放

◎ 陈敬刚



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海报。

上世纪“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三千上海孤儿被安置到内蒙，并且在那里长大成人。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艺术再现了这段真实历史，令观众感到既真实又动人。题旨是戏剧内容的精神主导，必须传达给观众深刻独到的情境、意境以及美好真诚的情感，且具有特定的时代底蕴。

纵观整部影片，戏剧核心主题鲜明，始终洋溢着小人物、大情怀、正能量的主旋律基调。一方是嗷嗷待哺的远方来的孩子，另一方则是并不富足的牧民；一方是汉族，一方是蒙古族。那时，新中国遭遇了严重自然灾害，大批南方孤儿的温饱问题亟待解决，大草原上的牧民家庭义无反顾地伸出了援助之手，成就了感天动地的壮举。这些潜藏于民间的大爱，以及中华各民族之间血浓于水、同舟共济的故事值得深入发掘，值得予以艺术表达。无论时代怎么发展，各民族的精诚团结、相濡以沫都不会过时。《海的尽头是草原》以“成长”主题为核心，建立起了一套较复杂的共同体叙事。在真实历史中，来自他乡的孤儿被牧民们亲切地称为“国家的孩子”，这种家国情怀也被再现于影片中，拥有汉族血统的孩子在少数民族文化的熏陶下成长，消解了汉族在当地的“他者”形象，孩子们的成长记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衍变的缩影，孩子们的成长身份也成为中华民族大团结、大融合的表征。在结构上，巧妙地把宏大叙事转化为微观叙事，把社会叙事转化为家庭伦理叙事，与观众达成了共情共振。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小人物，是指人物设定平凡的角色。古往今来艺术家们往往以小人物的人生际遇为载体，对他们寄予人道主义的关怀，寄托他们对小人物命运的思考。

生活的海洋中没有绝对的孤立时空，影视剧不可能是对生活的全部搬演，而只能反映某一方面或局部。影片开端部分，是上海和内蒙古两地在国家的统一调配下推进孤儿迁移和领养流程。待到杜思珩被领养后，影片并不纠缠于历史事实和问题层面，迅速将国家民族认同的叙事任务内化于家庭伦理叙事和亲情叙事，令观众有很强的代入感，这也符合中国观众长期以来对于家庭情节剧的观赏习惯。

如果说时空角度和容量的选择与截取属于影视作品的整体外在，那么对时空线索的设计则是进入了结构体的内部编织，即作品结构体的内部逻辑和中枢神经，在无形中节制着影视作品各部分内容的具体落实。时空线索的展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单一线索、双线索、散点透视等等。影片通过男主人公杜思瀚寻找被送进福利院而失联的孪生妹妹杜思珩的旅程，着力展示了杜思瀚的人生感悟和升华。

《海的尽头是草原》运用了交叉式的叙事方法，剧情由两条稳定的故事线构成，一条是哥哥杜思瀚的寻亲之路，一条是妹妹杜思珩的迁移之路。由过去到未来和由当下追溯往昔，这两条截然不同的感情线随着剧情发展在草原上完成了必然的交汇。两条线索均有各自的逻辑进程，又在适当的时空里相互交叉、碰撞抑或局部融合，从而使得剧情更加真实和自然，兄妹二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不同境遇各自展开，却又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融汇交叉，进而展现出更为深广的时代生活内涵。现实生活中，一个有机整体画面的各个方面、局部、层次不可能截然分离，而是彼此之间总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关联和碰撞，从而促成戏剧的矛盾冲突和高潮看点。合理运用这种离合交错的结构形式，无疑有利于更确切、更广泛地反映现实生活。

影片主人公寻亲的过程即是角色成长的过程，通过杜思瀚寻找妹妹杜思珩的旅程，在跌宕起伏峰回路转中升华了作品的主题。一条线为实线，明确具体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另一条则为虚线，将题旨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虚化处理。使观众虽不能完全直观，却衍生出无尽的想象空间。主副式是指两种人和事或一种人和事的两个方面平行或交叉递进，但两者并不是平分秋色，而是一主一次，既有相得益彰之妙，又避免了编排造作之嫌。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事物和事件，很少会完全对等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影片在深层结构上实现了主副式主题叙事：成长主题及内涵不仅仅限于男女主人公杜思瀚、杜思珩，还包括杜思珩的蒙古族养父母及哥哥，以及貌似无足轻重的司机哥俩。影片中几组人物关系或多或少都有情感裂隙，都有难以放下的执念，最终通过这段非凡的寻亲之旅追溯各自的情感记忆，在人生的成长、救赎中实现了亲情的弥合。

《海的尽头是草原》通过对这段特殊年代特殊事件的再书写，在隐性层面突破了民族历史书写的族群性与地域性，进入到广阔视野中的家国历史书写，成功地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血肉联系纳入国家层面的一体化叙事中，意义在于激励人们在思想情感方面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简介：陈敬刚，影视创作人，青岛市影视艺术家协会会员。

《文艺评论》投稿邮箱：
zaobaofukan@126.com
请在标题中注明“《文艺评论》
投稿”。(2000字+短视频评论)



文化
青岛
关注